陶山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山集

(二)

陸佃撰

陶山集卷九

經解

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官言懸治象于地官言懸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幷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

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會意。水洊而至爲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于長女言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原註〕誤載荊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尙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案〕佃本傳熙寧三年廷試賦遷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卽其廷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攷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爲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

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修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其功至于成。然後文之以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爲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賾。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既倦也。其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又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蓋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胥、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既畢。而麻事繼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綯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井牧之內。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聚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闢。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

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者有禮豺獺既祭然後漁獵與鷹隼既擊然後罻羅設妄斧者有誅數罟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海之內山繁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氄毛各得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犬皆得而極焉自晚周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雷而奮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俊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革氄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齊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愼無愧之行至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壯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既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已熄其舊法已微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置府衞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舉賢于朝協心委誠敦守位之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

謂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策問

太學案問〔案〕恒賚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卽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興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爲之幷錫慶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乏別爲廒賓溢爲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戾勸講意者刻核太至法有難遵而諸生固不得已耶意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自工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長道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實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爲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盛德作新之士爲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具官爲之飾府寺、增吏祿、操督責之柄農付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爲法深遠矣又以在我者潤澤之蓋意常

齋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千漢唐。而無算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還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歟。抑將有續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爲言之。

省試策問〔原註〕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爲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眞。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爲而工。造行曷爲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爲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具在于武之意。孰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併聞之。可乎。

又

問。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全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間暇矣。吾子幸丁斯時。惟閒暇。故得嫻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爲說雖多。未有賢此者。吾子以古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

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效如何。試爲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僞。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爲者。何術。願罄所蘊以陳。庶觀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內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爲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述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虛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尙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尙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虛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略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疎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爲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故古之善爲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入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軍必有法若爲徒若干則其爲乘宜幾何其爲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爲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寬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爲此久矣審己之長其志宜有所在設爲聖時任使則馭軍決勝將爲簡易乎爲繁密乎將爲寬厚乎爲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憚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齊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蓋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豈誠以爲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求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陶山集卷十

制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魯用眞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帥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道足以贊經綸戡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擅制作之文抑亦窮戰鬬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牧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閫寄以協廟謀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遏殊方於戲勑哉作師予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于誓功祗服訓辭往膺榮號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愆忘于武備閫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眞才以諧實用粤敷明命咸告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簡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緊綏撫之才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鼙之聲讙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惟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眷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宣令猷彌膺羣望茲用錫元戎之旄鉞築上將之壇場付

以三城委之一面式消寇虐用勸臣工於戲、昧斡作師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於誓功惟寬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往膺寵命祇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懷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伙之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怠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顧禮而有脤膰以同兄弟之福矧茲近屬時乃眞才惟明綍之將施宜搢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亢滿之累外禦其侮絕讒閧之嫌旁明厥思保踐修之善而又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壞既宣夾輔之勞何以家爲更懷忠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鎭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蔦蘿施于松柏雖實托予之尊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祇服訓辭

邊鎭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敍階言極有嚴開府之華屬肇制于官名尤愼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眞才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實之德有柔令之儀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緊綏遠之功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寬外顧式副旁求壯矣邦家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旄宜進同于補袞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盈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懷茂乃嘉績亦若虢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暨湯咸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既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具官某行可以鎮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巖巖大聳師垣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阜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碩輔之可圖尚濟登茲是用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經來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繄調燮之才赤芾蔥衡益稱褒嘉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典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副使制

敕、〔原註〕腦詞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疆埸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勸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爲寵數

三班奉職周閎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盡升使秩頗睎廉善乞寵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清志往維祇服共勵忠勤

堂後官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敍進厥官往祗乃服。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敕、朕罷不職之官而宣徽院廢以爾祗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愼哉。

奉議郎蕭國鎭可降授宣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卒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祗飭尙蓋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衞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制

敕、曩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將臣討茲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穴人罔繹騷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虞度騎旅是爲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閤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兇可果州防禦使制

敕、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兇朕嘉汝勞圖厥褒勸進司兵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峭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蕃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振膳。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爲王國之華。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舊德。光于前人。豈獨恭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日月有時。寵岑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離云飾終。特出異數。苴茅元社。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衞將軍可贈右監門衞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祖宗之法。敦敘九族。生見褒優。沒有榮號。情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憯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尚茲冥漠。克享顯休。

濮安懿王孫右監門衞大將軍仲江左千牛衞將軍仲郵仲的仲葴各王詔〔案〕此上有脫誤字。女封邑號制

敕、朕于大臣之後。卹孤錄遺。而遺奏以爾爲請。用錫封邑。庸示褒優。思顯而親。其務祗服。

宗室仲容所生母王氏可封縣大君制

敕、具官某、所生母王氏。靜德是將。嬪于宗室。克生賢息。似續有休。爰啓邑封。厥惟華寵。思稱朕命。其克欽承。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英國公制

敕、朕惟成王推皇考右烈考之心而後及于文王。又推而上之。至于后稷。率禰之義。豈特王者有是心哉。

蓋王天下者。獨致其隆耳。朕欽輔臣。原其親考尊祖之意。使伸其恩。以追榮三世。蓋非遠求也。具官某、曾祖明、含章在躬。克開厥後。積仁累慶。施及孫曾。後先相望。作我良輔。嘉謀在國。維爾之詒。有華袞章。亦既無愧。光靈弗昧。尙監茲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母某氏可追封韓國太夫人制

敕、朕廣德澤。申勸輔臣。有以一身而榮三世。其生者貴。死者見封。曰惟故常。厥有宜稱。性情度數。蓋無得加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有言有容。行應圖史。作合良士。家用榮懷。亶侯多祥。實始莽祿。來毗國政。是生曾孫。朕擇爾封。莫如韓樂。尙茲休享。長佑後人。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用之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衞國公制

敕、自古臣忠。常出于慈孫孝子。而孝子之愛其親。慈孫之尊其祖。天性厚矣。苟用人之子孫。而薄其祖考。尙何以責其忠哉。具官某、祖用之、處身恭恪。應物和靖。天篤之慶。以有聞孫。爲時宗工。恂善之效。徙封大國。尙克欽承。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母某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禮者因時而造。固有起于後世。而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朕卽人心以義起。禮褒其子孫。因使死者有爵。雖古所無。豈負于禮之意哉。具官某、祖母某氏、克明靜德。休有淑聲。是興孫謀。以佐王國。載錫之地。自越徂燕。靈其有知。欽我明命。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父益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楚國公制

敕、先民有言、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已朕率是道以臨卿士登用厥子因隆其親使名協位稱以大國人稱願之意具官某父益允修厥猷忠孝惟寶是產哲輔來寧邦家克紹德門以永譽處他人無一爾有二人錫之土田大啓楚宇天下稱願豈不偉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慶賞尚得與其鄰里鄉黨相共矧伊親矣可不及哉具官某母某氏婉娩聽從爰得良配饋我黍稷克堪厥家婉德合善謂宜壽考豈嗇于厥躬以昌嗣子乃遷大國于魯有休言告幽扃尚克嘉享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昔孟軻之母亡軻祭前以士後以大夫蓋君子從禮視位之高卑與祿之厚薄肆朕寵綏臣工率禮不越朝與燕坐榮則逮親然位有高卑故封有遠邇雖自我作豈與先王異意哉具官某母某氏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無所不宜以底燕譽均仁七子間有俊傑爾子安石嘗以道相朕贊成政法布在四方今更官儀允釐庶職維汝安禮仍在倚毗有蹈有知咸迪茲訓賜之全魏軻母是光尚茲淑靈克享榮報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妻某氏可進封魏郡夫人制

敕、禮之爲道取稱而已故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厥有彝訓朕敢弗循具官某妻某氏興自慶門來嬪顯族慈從婉聽習熟見聞茂厥壺儀靖嘉維則勵相君子作我輔臣粵新官名使贊其始大啓爾郡用齊褒榮

尚昌而家．永宜象服．

陶山集卷十一

敍論

神宗皇帝實錄敍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感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頵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奬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間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浮滲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既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卨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尙憫之況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實極典全家遠配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卽差入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兵然非羣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晝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隍南征交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

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委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興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序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與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僕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

鶡冠子序

鶡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蹖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傅曰申韓

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攷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攷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尙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卽南華藏舟鳧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爲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泰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召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

者.則不足預此也.眞定泰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尙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眞宗皇帝以爲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泰叔焉.泰叔好學樂易.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喜客、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爲理鄣.不爲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尙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戶者.斯在泰叔矣.官于會稽.與予遊相好也.旣別.姑道此以勉之.

書後

書王荊公遊鍾山圖後

荊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興爲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荊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荊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旣覺、悵然自失.念昔橫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德宇、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麋迷狗苟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爲寶林。有靈鰻岫居禱旱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琊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久居。亦舍不死之藥。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舉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某獲承遺緒。槩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眞。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爲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雲不違簷咫尺。俯瞰闐闍。若絮塊積蘇焉。越人瞻之。遙以起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寧十年、八月丙申。其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彫燭天。鳥皆夜鳴。逮曉。一木無遺者。山勢斗輕。更欲飛舉。而城郭氣象爲之荒涼。居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多餘之閒。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嚮之烟燼之餘。已爛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茲。天下稱其才焉。今雖老矣。而謀國尚壯。如獲興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運。某將爲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尚其餘

事也。

台州黃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咸觸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不攷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鄰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嚮佛。雖屠羊履豨牛醫馬走漿奴酒保。洴澼之家。亦望佛剎輒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爲莊嚴。則吝者施財。惰者輸力。傴者獻塗。眇者效準。聾者與之磨礱。而土木之功。蒼黃赭堊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建隆中、僧南惠之所造。迨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眞。可得而不可求。可知而不可授。雖母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難口傳。妙須心解。如此。今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譬猶蜃噓成樓。半出霄漢。其彩五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置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爲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爲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祿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敍以書曰。沐

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母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既中第矣。始克奉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顧何有一坏之土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閔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舁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澤亡。南陔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敝矣。事親者。齋無以潔身。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祿不逮親而懷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陔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于陰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茲。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戴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

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尙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川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飮而賞焉水轉挹轉淸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闔州以爲美觀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淸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揚幽懿豈特貴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陶山集卷十二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美不于文王.于其后妃而已.譬如傳神畫眼.眼似而神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況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固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名陰也.數對象則爲陰.對名則爲陽.譬如編氓.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蓋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柏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爲宜故也.秋言毛毳.冬言氂毛者.孔安國謂毳理也.蓋秋鳥獸之毛尙淺.毳不勝毛.故視之則毛.徐而察之.則毳也.至冬而盛.毛不勝氂.視之則氂.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略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舜典言嶽.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龜纏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子

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蓋藏玄之所在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爲北。象兩已相背爲𠂤。古之人皆訓詁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矣。若夫寅賓、寅餞。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雖尸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況賓而餞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皐之相馬曰。牝而黃。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皐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某迷謬日久。所論尙不中。願更疏示。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卽爲報。實用愧惕。蓋天子之巡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詩。而望有二詩也。若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疑若有意。樛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于雍者。此禹之治洚水

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幷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言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荆及衡陽惟荆州。而後言荆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幷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靑之下。徐之地在幷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幷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璞以爲蓋殷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眞不可得而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可強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爲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爲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孔子謂之彖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邅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顔子曰。其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爲雄幾可以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顔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恕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教。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教取之。而使近者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卽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道兼于天。卽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某取之。希聖以爲聃周之此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則惟聃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蒙謂某在越爲學者說詩。而以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干妄者之傳。而殆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爲德。好利者。以說書爲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說書。而亦欲希聖愼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既久矣。恐所論尙不中。有所見焉。幸教我。蒙許見臨。願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聞保重。

答李賁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爲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道者之所畏。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槩乎有聞。聊相爲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

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適變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二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教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子沒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爲志雖篤其爲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僞不背于本眞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案〕莫能移上文原闕二字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獲承教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質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蓋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愈未可以出風尙阻造謁姑道此以爲謝足下諒之而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爲別久矣引企友益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

言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巽矣某承乏于此行將成攻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眞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迺如所謂使追之者躍如視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爲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温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槩乎其嘗有聞者也顧未知何時復獲瞻際坐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質而以妙斲施之靑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間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哀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爲礙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礙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恐于既練而後祫爲礙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礙且新主卽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于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案〕子方浩陵人流寓淮南時尙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春秋不報遂不應舉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爲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淳于經固疎。而復爲疎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爲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荊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荊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爲破爛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但欲爲師迴護其短耳。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

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爲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始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攷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虛辱。恐所論尙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陶山集卷十三

啓

及第謝啓

宗官奏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幷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啓

奏籍省閽。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寖薄。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迨臨軒之覆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趨世拙疎。清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眞。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遂強顏而干進。瓦摳輒巧。糠簸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爲之進退。風采傾乎天下。莫不奔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之志。收之不滿之

篋。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孱庸。預茲亨會。黃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荊公啓

濡蠐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受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惟一。降從崧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清。遵大道之甚夷。障狂瀾于既倒。度關而覆雲氣。嘗爲著書。夐夜而省夢魂。果諸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爲百世之師。兩得所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爲己。方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遂少窺于閫奧。雨而無蓋。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點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魯雞伏卵。知長育之難酬。魏鵲遶枝。歎依棲之尚遠。惟不慚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蠐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氈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于清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寵渥之自天。實夤緣之有地。茲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舜右皐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蕪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尚。庶無負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躐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困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曾微補報幾致顛躓因剡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蓋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維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強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清潁之寒流與物爲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宸渥獲領州符已布寬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歷有民與社暫騰襦袴之謠維鼎及鹽行正鹽梅之任內顧涼瑣仰鄰治封曾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尚阻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潁尾莫窺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汙漫末學猥緣先蔭早玷儒科權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蠹魚生死殆未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起躐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迫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潁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隆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效茫然三

顧頻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戚休。國隨輕重。迪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孱。獲與任使。願因餘澤。促就徵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鄉關頓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寖迫。神椎甚鈍。肯睎汝鄧之風。晝繡可歸。尙懷明越之念。終于陶冶。少副庭闈。顧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靈蛇之出報。不在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倭遲薄宦。濡泥迂儒。初慚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僥倖。遂歷清華。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關。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士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護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沼。豈寂寞以空迴。又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宮之厚眷。聳四海之具瞻。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某敢不睎三代之寧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髮出于爲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鉶金不躍。一歸鑪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啓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尙叨民社。仰繫陶鈞。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

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人主以節義大閑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自聖心蔚爲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縻謫籍竊恃閎恩雖块圠之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爐

海州到任謝二府啓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朐阜亦飽煖之一麾祇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名誤膺宸睠亟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顛尚縻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疎載惟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恭以某官元勳冠古精識際天智無間于幽深仁不遺于微賤構衆材而成廈與萬物以爲春遂令芻微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奬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祕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慄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此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勳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羈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膽之已深憑于澡雪蓀其乾矣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籜懲前

書馬愼後誓有收于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免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湔濯仰荷陶鎔竊念某蔡盞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年籥省中啼鳥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既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棆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藏之爲地睠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濟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著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冒深切兢慚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耀社稷勳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回蔡州交代李閎郎中啓

叨塵書殿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由忽有及瓜之代併爲厚幸良劇懽悰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夷曠早奉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闥重規複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蒸在候承際匪遙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回諸路監司啓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曾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意撝謙曲垂緘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啓

恭惟某官、間平賢王魯衞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㠯敷陳。庶諧矜允。

陰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眞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僞爲辭。矧素昧于經綸。敢遽參于步武。恭惟某官、明堂隆棟。太社元龜。能回天心。善救人物。願因進對。曲爲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大賢之贊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寶章批付。實爲非常。瑣闥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恩頻煩。匪畏臚言。仍虞鬼闞。願假黃金之諾。請辭碧落之除。俯燭徽誠。仰緊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和。股肱漢之蕭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密移于造化。矧嘗借以齒牙。敢㠯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寵膺中渥。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躔間氣。策府瓌才。雖陪貴士之遊。猶秉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銜錦而歸。嘗覩昔年之龍化。搏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如皋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爲忻愉。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總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

負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算。暫緊強富之籌。綠底頒書。卽迓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既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睿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輩、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掺桂。思敏然萁。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果承淸問。遂占上遊。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卽奮亨途。慶牘未遑。華緘首及。其爲感佩罔既。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寵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室。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甄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組。卽陪諸老之遊。厥惟閎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眞。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爲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敍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然萁。學該掺桂。早遘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公議。宣室夜對。行膺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暇。欣陪俊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既。

回文及甫謝館職啓

伏審光奉制恩。允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襲相門。虎豹之駒。華文實異。龍蛇之蟄。亨奮可期。果被寵光。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觀河洛之圖書。吉有舊勳。久歷三公之任。詎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諧附驥。重迂高駕。猥辱珍函。黃金投鼞。雖費珍之已重。綾帛復錦。顧爲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既宣。羣心胥慶。恭惟某官、才宏器偉。位重德隆。與混沌畫眉。惡高名之出衆。爲穆生設醴。知雅尙之尊賢。又況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綍。兼擁將麾。宗子維城。信王基之有賴。泰山爲礪。與國壽以無窮。顧慶幅之未遑。辱珍題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既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啓

伏審寵膺宸檢。進貳邦刑。履朝宋之亨衢。協仕途之盛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自結冕旒之知。久陪寺卿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苦獄草菑。更資平恕。果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爲感慰。罔既敷陳。

館伴高麗使啓狀

叨奉宸慈。獲伸良覿。踐籩斯設。初瞻拜貺之恭。承篚是將。遽沐貽牋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祇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懿篚之陳。良紉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羞蘋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少菲儀具如別幅
叨會使華猥靑土實高言何綺荷牋諭之未忘厚報匪瑤愧幣將之不腆載惟塵浼尙冀檢留

祝文

祭酺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蝝爲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乘畀炎火無害我田穉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則有成報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敍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蝝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虔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茲土靈享具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旣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閔不集道途益艱惟神明靈願終陰祐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怠成報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淫雨將害秋稼麥種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之景答屯雲解駮水潦訖收農事有濟神庇斯民

其德厚矣敢忘馨香祇謝成貺。

又

雨愆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洌。亦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饗之威。

鄧州祈雨祝文

冬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尚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脩曠。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尚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懇。一叩靈明。滌盡春瘟。阜成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祿寺丞、資善堂修定說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慮。某初不知鍾山有帝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冕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視

事越三日。偏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祇見于祠下。

泰州感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閔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善應諸方。無遠弗屆。輒同官屬。祇請紺容。就宣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名。重揭望霖之號。

蔡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願降霈澤。與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蔡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荊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淸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荊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仰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迨龍之升。奄忽

換世。公則從邁。天不慭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眞儒。疇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頹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祝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夫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怳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築。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尙饗。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荊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荊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羲樸散而器列。靈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別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籠起。天錫我公。放黜淫詖。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眞眞僞僞。義兼師友。進退鮮儷。荊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壞山頹。某始以諸生。得依門墻。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濯我。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敍情。以侑一觴。尙饗。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曈曨。岳祇巢岌。我公膺之。壤珽是襲。厚德醇行。玄登之涪。藥問手爛。唾從面澤。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爲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給。蠹簡芸香。蟫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玉利銅蹙。鼇禁晦登。鳳池早集。典

選材征。尹京姦戢。陽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鶺鴒原隰。子孫頭角。犀兕濈濈。官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更。鬧藍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春扈推移。秋螢燿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簦負笈。借公風雷。雨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麋。白駒維縶。元豐中間。官制初葺。禁塗相追。閤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餞。羲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泱。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綍不及執。一訣終天。雪涕雨泣。尚饗。

祭邵與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聲咳。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改。施未及還。棺已云蓋。念惟陋庸。早辱眄睞。不見未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尚饗。

祭堉李知剛文

嗚呼作乂。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蓋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講之熟矣。今于作乂、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乂有奇才異能。使予有不能忘者。嗚呼作乂、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德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爲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戶倚焉而吾家亦將有賴。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聞訃迨今。念子若

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子平生所爲文字。閱昔共讀經史。展昔共玩書畫。過所嘗遊覽臺觀。遇所嘗會合親朋。雖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乂。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也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劫易盡。此恨無窮。是誠難忘者也。雖然。尙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毋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通人達士。疾革。召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于是盥手、醧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揖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子眞能自達耶。今眞生好處耶。子之諸父昆弟妻女。與予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乂。我今知之。理有固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乂。成就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尙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木之英。雖奇不實。雲霞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乂。今也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尙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尙繼中郎。光靈弗昧。來舉予觴。尙饗。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羣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域所記。幷包淳蓄。迴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瀾怒濤。駕天卷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既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稅。孰天孰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

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值。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壑。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潸焉出涕。尙饗。

陶山集卷十四

誌銘

通直郎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郎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子給事在眞宗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密詔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待之賊騎傅城不能下時鎭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皆趨邢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更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爲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爲尉會稽進梓州監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邠州觀察支使揚州觀察推官遂以宣德郎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通直郎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採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置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眞善頌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孤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蒸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鄉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頗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幷門辟公以自助不專爲親居無何威

敏以治錢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既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莫廟起威敏經略陝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霍葦盤互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爲計者公使爲連梃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爲法又嘗直盜牛者之寃今其家尚存言輒流涕公爲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慕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爲名卿重人而公蹭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達官酬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爲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睦州團練推官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爲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傳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邊之秀喜學有志尚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母葬會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顏抱終天之恨幸時見公以慰渭陽無窮之思執謂去越尚新而公已云亡矣其尚忍爲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逶巡夢境精思凋落如老書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髣髴不能也銘曰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蒸山之原今其已矣尚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眞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蓋得其質素不爲表襮以能政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

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爲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恨括兩浙路鹽錢官。八遷至朝奉大夫。勳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爲虔化令。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輾父足。弟捩兄臂。自其意爲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眞是也。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于是一邑大驚。俗驟變。子爲後以孝弟爲下。以恭人或以比鄴令殺爲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慎。蓋去壽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贓者。公不顧。公爲人尚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祿卿瑰之女。五子。俁、早卒。侒今爲太廟齋郎。俛、傑、僎、舉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今王荊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祖郇、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籍外論之。而屬佃爲若佃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

如何。子孝而磯。牆無讒閱。室無勃磎。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龜手。路無荸踣。亦有清白。化墨爲廉。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黃君墓誌銘

君姓爲黃。名曰頤。字謂之吉。老刹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成之後。今刹有寺。號宣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爲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參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閼、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漬死。相枕籍者十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爲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卽爲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爲寶。以教子爲義。賙人之急爲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刹在東爲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拱手受斃。君創水利。溉田幾萬畝。嘗有爲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乏此物也。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爲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時、盡遺爲學。爲塾門側。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願。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刹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買臣。且以來其後。自君遷學。徐充、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子所言多。時亦在太學。特、今爲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丞。女三人。適王奕、周詡、徐明遠。明遠主杭州餘

杭簿孫八人端彥正彥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長適假承務郎襲節亨餘皆尚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爲君禱祠及卒皆奔走赴哭至噎塡門織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也諸孤以爲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簽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沒予閔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苟得者以財得鬻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嘗曰剡多奇峯秀嶺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卽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爲爲靡不報譬彼接花實因爾舊花變子移亦躋厥後花則大矣自跗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續則匪易顧而孫曾尚引無替

諸暨黃君墓誌銘

諸暨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氏諱瑩子名戩韓氏諱彥昌子名羽黃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皇帝以德更化以道更法百度修而萬事舉始詔諸路置學官方是時予爲鄆州州學教授彥等裹糧走汶上有良質美志不媿齊魯自茲從予遊蓋累年買鄰太學之東衡門懸箔而容貌甚渥予固知其非長厄者也後羽登科彥繼之戩又繼之鄉人莫不欣慕其父子甚可喜也戩父卒予銘其墓矣羽父卒予又銘之今又銘君之墓何其甚可哀也傳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言禍福之相尋如此羽雖不幸短命今彥及戩宦學方優異時烜赫爲世聞人殆未可量則予又將爲之喜矣君字醇翁贈衞尉少卿諱振之子守

約、而能以仁守豐、而能以義施。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舉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至號爲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祐趨寂。享年八十。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爲多。聞其卒。多爲之出涕。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賡、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今爲興化軍錄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十四人。諸孤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作乂、吾壻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爲時聞家。曾大父諱執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棫。作乂五歲而孤。又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今寧陵縣大夫公權育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爲兒時。不喜嬉弄。顧有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爲詩。語能動人。既長。志尚特然。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作乂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秀穎之苗。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言者。雖近在戶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自南陽趣闕下。沿汴絕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穴。切磋琢磨。督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願聞聲欬之餘也。予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作乂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之書。作

乂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王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積精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乂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若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乂從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爲不如也竊謂異時當爲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孰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卽盥手醞面揖吾女令勿悲惱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闡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絕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未三十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爲詣理然有不能割也尙忍爲之誌耶作乂享年二十有五爲池州司理參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祔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尙幼

光祿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慕段干木之爲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產也往來五岳采芝與侯善蓋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孝弟五世同居闔門千口洪生樞五舉而仕終臨江軍清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舉進士

不中歎曰吾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眞而已豈與其黨汨汨應舉角一日之勝哉于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淸月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臞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修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問疑以侯爲蓍龜殆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窶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視物覽照視之瞳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陰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晞守太常博士侯與壽安皆以晞貴汝言同學究出身縯守著作佐郎素絜皆舉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濮彭諫彭訑應城縣主簿杜坦侯壔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曾孫五人晞性和厚吾遊之賢者也善篆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晞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陰德將在諸子陳氏之興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目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岡昔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日征矣而風未改有羣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子生數載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麟遊縣令泉州錄事參軍黃州軍州

潤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誨等十七人致太子中允。〔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至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爲麟遊、惡少張保者、彝酒無賴、爲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崤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贊曰：張保也。頃徼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無已。侯慰勉之。爲酌一杯而去。其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爲盜所殺者。尉探同行橐中得死商咽上之索半。驗治以爲眞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爲盜者。索尚存乎。卽屏囚一室。佯爲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眞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徼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驚。既而果獲眞盜。牽天故治乾州。初廢爲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清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斂衣數篋。關吏歎曰：清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爲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尚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黃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董繼傑、樂轂、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壻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爲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盜跖毀孔子。而後爲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舉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灰晦不光。以郎大夫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爲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孰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

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轉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猶以弗眉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珏字仲温山陰人爲人深厚温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虞庠夏校雖綴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爲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客多相繼掇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願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嘗如服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爲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爲黃金既覺尚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爲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安強德尊福備生日內外族姻舉觴爲壽至溢出庭外可爲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灑涕與予別曰我旦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某定不復見矣予亦爲之嘻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客得歸欣然就寢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傅說是也府君實說之後今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宗翊有德鄉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媲德合善中外宜之五男子天秩天牧天啓天勤天敍孫九人汝亮汝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爲汝翼汝楫〔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別本校增姑仍其舊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處進士褚唐鄉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戚曄張

咸、陳師皐、餘尚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敍、與其孫女歸戚氏者。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亦于斯慕。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師之。終以相漢。民用寧。壹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二蓋。迨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爲冤句縣人。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君入孝出悌。爲學甚力。以書就鄉舉。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以緒餘教子。已而士宣、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于是里中教子者。輒引蓋氏爲法。其兄之子士明。癭生于頸。膿惡不可親。君方爚暑。爲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鄉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鄉人詣州。乞旌其賢孝。朝廷爲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宣、興元府觀察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舉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鄉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爲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遨。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紹之。厥門用高。有朱有藍。有笏有袍。曰未艾只。其來滔滔。倪彼宛水。尚與于曹。

陶山集卷十五

誌銘

石子倩墓誌銘

子倩諱徵之姓石氏越州新昌人祖渥渥生待用累贈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之以養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鬻此可以得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仕爵以貲取徵之不願也爲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貪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創詞未能也久之家奴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曰盜憎主人此奴易曉欲誣徵之以釋所負耳即出家籍示守其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卒坐吉于是鄉黨稱其廉也初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爲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鄉進士傅質次在室景舒與諸弟昔嘗從予在太學見其粢食不美夜分寒燈熒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榻偃息蓋遞焉刻意堅槁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傖子借名於儒而橫用家貲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舉數奇或

人哆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嘻矣.于是卽化.庇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鄉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意如慕山之容如卽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域.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瓊.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鄉有宏量隱德.一鄉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際.常喜動顏色.或欺而侮之.不慍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爲之憂.問病者屨常滿門.既卒矣.又多爲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爲之次論云.蓋君非學者也.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眞.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卽豫也.女二人.長適杲〔案杲字上有脫文〕孫三人.長曰兌.餘皆尙幼.父億.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匠營阡.卜龜長.筮蓍圓.肇厥居.尙不騫.誌賁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攝揚州助教瓊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共敝衣服無慽也.是時明孺尙未

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荊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于是願掃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奬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既歸。明孺驚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不自讓也。憩其館累月。食客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既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貢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傳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興祖、興宗、興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既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爲偈。有風掃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娣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壻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賴其經理。頗有緒云。興祖能自樹立。蓋傅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鄉。助教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寵。父彥忠。居士爲人剛介不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清約。喜閒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晚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

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化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謀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尚與其弟爲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達、顧岸、蔡尋、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婿之壻擢進士第今爲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墨縗自吳與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親爲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谷之原以夫人任氏祔銘曰發爲昭明氣在天蛻爲塵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變換陵谷遷蜉蝣一日龜千年等歸于盡疇後先妄人剛欲睎神仙黃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眞詮能視死生如蛻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慰勩自種柏已圓下無螻蟻上無鳶珠璧璀璨星月懸作詩痤之和之前玉石可輭刀可鮮鷿鷂磨瑩蟾蜍鐫尙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暨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瑩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鄉黨自好者也爲善于家養父孝教子義鄉人以爲法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隔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戩曰祺曰佑曾大父綰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敬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鄉人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改向而迫迫未遑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

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不得兼汝戩其成吾志戩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述君之志徒步千里以睎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蓋遠矣而與予尤相好也予雖不及識君以戩卜之不問可知爲令人矣其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今有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藏有新宅墓有新塋厥初相攸曰戩是營戩也永懷曷畀其寧敷是幽光則誌則銘譬彼長夜有曙其星引而升之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賓客爲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爲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煙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歟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爲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蓋久而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爲銘夫人世莆陽人祖諱允考諱賞蓋漢陳實唐陳嶠之後爲人妻盡妻道爲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既窶且貧又不幸早世有子銑銳鎰鐸幷其二女以委夫人方茲時銑纔成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而女行爲孀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爲第一而銳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鄉里咨嗟歎息後十餘年鐸爲朝奉郎銳爲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壽光縣太君銳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祿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爲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祿

也。知其所愛客。亦吾福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渟約。尙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銳在官。聞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齋女之所畏兮。匪可畏也。亦可畏也。維命之無憾兮。壽母之所願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眞。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爲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爲筠州錄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行、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溫州。軍事惟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鍇而鍇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鳴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參軍之兆。王父乂、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尙書。夷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客。事夫人能盡其孝道。銘曰北一爲匕。（案）此句原本無一字。考說文匕從北從一。此句蓋用其義。今據增。死以爲域。如行得歸。枕之用息。惟休在斯。言示無極。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蘇州吳縣居士賀倣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爲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陰奇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尙布衣。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善。一家之人以爲宜。未幾、正議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尙無恙。夫人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膺行前爲壽。能

得其歡心逮其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瑱象之飾不隨時好輒變易正議之爲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者乃飭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光祿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橐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蓋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怛亂盡施奩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卽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考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開封府陽武縣丞宏眞州軍事推官視貴高意氣不少貶稱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尚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杜縣令陳廓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牆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者程今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今少保趙公爲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諺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祠之既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妾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內之治與門外爭肅及正議罷青州謝其政而歸爲第于書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姻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祿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呂之言驗矣銘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培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侯與恂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祖祖尚鴻厥福

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佖有夫人曰吳氏。龍泉人。殿中丞毅之女。于佃皇考爲冢婦。于佃爲巨嫂。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資以爲婦而順。以之爲嫂而恭。大夫窶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爨竈有容。不諱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傅。垂髫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榮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正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士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爲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植。夫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夫人二十爲母。有母道。三十爲姑。有姑道。四十有九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生子。于婦爲曾祖姑。于孫爲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步。男琪、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內藏庫使牛沿、尚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儼、宿州符離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

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伸、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女二十九人。玄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儼、倬、亦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佃爲之銘。銘曰。以孝爲慈。以悌爲友。義以爲榮。仁以爲壽。凡百爲女。爲婦姑母。曰求爾法。我家則有。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絲之女。袁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琪之妻。于先祖爲冢婦。于先考爲巨嫂。君姑吳氏。今爲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爲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內。實具五世。鄉人歲時窺園。見高曾二祖姑。映花微步。曾玄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眞神仙也。諫議學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佃迎仁壽始來京師。耳目聰明。尙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兄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爲然。今徒虛語爾。夫人爲家有統紀。執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儼、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伸、杭州鹽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宇、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尙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儼、伸、事夫人皆孝謹。而儼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伸也。銘曰。藏于斯。慕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曾王父、王父、父曰澣、曰仲卿、曰度。澣、尚書駕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贊善大夫。度、太常博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爲束氏冢婦。天資仁儉。能安束氏之貧。不以衆多爲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贊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遠慮達識。惡阿諛喜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爲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喪。長孺今爲涇州錄事參軍、蔡州州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驤。孫二人。毅、彀。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考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懷歸私恩也。靡盬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噎嘔。爲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卽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隱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

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腐餘如此縞觀世之妄人酣于世味如醉者之覺以屢易眞雖警不寤者衆矣而夫人之寐何其易怛稽沸之力是豈不足爲多耶春秋六十有七律已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考其所以勵相大夫字其子孫友其娣姒臣其僕妾可以爲法則三男子唐輔唐彥應進士舉學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爲處州青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丁耑一嫁進士王然大夫名瑾所至有愷悌之政與予俱越人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銘曰生也有誥以錦韜軸死也有銘以蟾璩玉誥傳之家銘閟之穴嗚呼夫人茲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皆有賢行其言之出又多顧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鄰里鄉黨而義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磎者君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確磷砥礪六子子又生方亢彥燮兗京裒交袞永云褒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孀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確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爲產中浦曰砥汝爲產白門曰堅汝爲鼻子其總綱領無遠吾側曰礪汝與孫方亢彥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茲時子孫旺長爭迪茲訓俞氏遂爲望族熙寧九年先考棄諸孤尸仙濠上某也抱鉅痡之至痛迎棺東歸卜塋寶峯之南蕭然故廬寢苫侍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鄰以居曰是其諫議陰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問道眞儒盡往

歸焉。方從予游爲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睎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琴好。夫雉之剛。克成厥家。在暨之陽。善不于躬。亦于其鄉。有巉斯石。尚貢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恤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弗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卞、亶、袞、衮、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褒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駸如驟。有足以起予者。元豐二年。佃承乏資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曰。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謦咳吾側也。苟爲索居。問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温席清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以祁予壽。蓋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爲戲。晝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祿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既死。蓋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棊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歡非矣。悵然四顧。徒見山高而水深。與棊之換世。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縉紳先生。不能二也。每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爲循者少。而悖悍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眞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衍矣。聖上收之。日趣堅成。以躋禮樂。譬如五天更王。木敷金斂。纛夏、玄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竝遂。方茲時天下奇男子。往往間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爲。乃知德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

僻陋之邦。賢若夫人者。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鳲鳩平均。仁七子兮。六子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翎短。不能遄歸。旋失所哺。其鳴孔悲。幽幽故山。舟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矢此銘詩。

陶山集卷十六

誌銘

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尙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性滕焉。夫人婉娩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動其上。恕能化其下。一家慕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陽夏公絳。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姊又良也。今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鎭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廉卿、温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應進士更爲舉首。安貧樂義。蕭然隘巷。而弦歌之聲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觀世人金多鼠壤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鬨。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蓋其母子之賢如此。後寢疾。醫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靈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以熙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五月壬午葬其墓在會稽五雲之鄉。將葬。傅師、傅中以施君渥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天壽其專于數耶。疇斡旋是。疇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爲覺乎。覺者爲

夢乎。夫人知哉。杳難問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温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尚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尚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奩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病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甲子、卽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南陽驍龍山子需、早亡。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湀蘇州長洲縣丞。觀舉進士兩至禮部。壻温州進士張存南、劒州順昌縣令張栩、安州錄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鹽監郭汝嘉右朝散郎、知隴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昌。孫男女十有四人。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撝之如同居。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臥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爲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此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強敏。兼之威惠。嘗爲剡宰。剡人至今思之。又嘗爲信守。信人思之如剡。蓋良吏也。二弟亦佳士。余爲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今臨歷任寖顯。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爲人恭儉。衣服帷帟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賜冠帔。後四年封君于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今爲翰林院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爲進士。學有根本。屢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爲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今紫微蘇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爲姑可知矣。故與爲銘。使概見後世。且祔赤蒼其夫之墓。寔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耀其生。亦光其死。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深篤。爲宋醇儒。在眞宗仁宗時。逡巡內官。有靜退君子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爲婚姻。夫人習于兩家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沒姑老。蓋內政屬焉。而閨門諧嬉。姑從婦聽。薰然慈仁。翕翕一堂之上。而使人之閱也消。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客卿、舉進士。曰列卿、尚幼。六女子。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師復。次適試祕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

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祔其夫虞部郎中諱沆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知其禕懿爲詳莫某若者然則非某其孰宜銘銘曰以所願乎下上以嬪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媛其夫春秋承祀蘋藻靜嘉芼之湘之薦徹不諼示我壺儀克堪厥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郟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墓在登龍之鄉其夫潁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獻臣次袞次亢次京孫男七人孟曰廓次度次庶次賡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既沒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問奴以耕而非春鳴之所驚問婢以織而非秋蚕之所促卒以積日累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茲時亢耕竞學廓度庶賡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躡登科朱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頗樸茂度也翹俊可喜釋褐東歸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雲可鑒覩二孫之立青袍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閼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爲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壞其地以掩暴骼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廓今爲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祕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違也銘曰婉婉玉女姤我金夫婉德合善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憚勿投愼垂之旌庶幾有僊以妥厥靈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玉女鍊丹井、少東數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從迹。自其爲婦。訖于爲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求福也。皇考諱護。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爲尚書吏部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予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閱二紀。而夫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既貴。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孤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揚州。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祿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爲女斯女。爲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爲母。誰書之圖。後書之史。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邱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調、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爲祕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寧。報至。家人皆驚惻。以航重湖爲唁。夫人獨恍然曰。丈夫爲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也。慶歷八年、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輒請公曰。曷念之深也。如聞河陝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冠帔。明年、公爲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在西樞。我從公貴。而吾母尚未命。願以今恩施及幽窶。可乎。公爲言之。于是追封溫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眞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憂而內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蓋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葬蘭亭。既其地置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葺其宰上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善。夫人吾從母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爲。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祗事夫人。諸之以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如此。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高東轉運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月某日葬祔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資。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續。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銳字蓄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俶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疎至居士蓋四世矣居士少尚氣節博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爲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托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睡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憑曰某憑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憑學憑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學者而某也實竝羣英之遊方是時初識憑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爲同年之友憑遂起家而華其鄉里然人不多憑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尚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充饒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鄉

三衢雲臺大澳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紙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爾。然爲學官、有師法。爲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暨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被命考校者至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行粹良。竊謂異時當爲國器。卽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衞武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既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黃髮、兒齒、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尚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今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彥升、婺東陽縣主簿朱耜。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續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皇考諱向。在眞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露洒慈愛、霜嚴典彝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屛紈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藉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淸愼君子也。官至尚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尚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鄉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致仕。公爲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夫人

何氏。尙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熙寧中、佃娶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爲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譽嘆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鶉居無常處。率五六年一相值。迨今更數十寒暑。蓋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黃州黃岡縣、永安鄉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日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黃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洲防禦推官周壽、歙州軍事判官沈疎、右班殿直曹彥輔、其一、卽佃也。孫男四人。皆尙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蓋非聲名之牓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爲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葬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行狀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傅氏之族。蕃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爲憂。去城之東湖得童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曰。田將種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芻葦也。顧諸子尙幼。又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眞可以此付

也。故常往來童山獨爲捉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而府君無內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歷中。嫡夫人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尙居山中。又十餘年。迨族人析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璟舉進士。次琥早亡。常謂二子曰。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爲善士。不爲鄉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介意。璟尙古喜學。與其從兄稱于鄉里。號諸傅云。而今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原註）借鑿深之待制名撰。

夫人楚邱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爲鹽鐵判官。得疾危慴。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爲。儀同至誠惻怛。躬率國醫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既愈。以故願迪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薰然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爲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窻。有池臺花木之勝。雖近不覩。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強之。爲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爲屢絕。其婉娩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琚瑀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

爲諸女法。人以爲難。生四男子。侔、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夔、師稷、師契、師益、舉進士。宧、字右承務郎。守、宰、寀、宥、遂、尚幼。孫女十人。四人已嫁。壻曰鄉貢進士王珙、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邱縣周邦式、池州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棄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尚能言之。今夫人白首孫曾滿前。有笄有冠。亦有攜抱。壽考光大。克享備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間。吾壽最高。子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毋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卜以十月二日。合葬寶峯山正義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本脫深之二字。據此文係借襲深之名撰。則此處應有此二字。今增入。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子誌焉而納之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陶山集

二冊

撰者 陸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徐